

# 沙海老兵，从未远去

■范宇轩

车轮疾驰，驶向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。沙丘连绵起伏，风卷着细沙掠过车窗，留下细碎的划痕。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四十七团老兵镇。

沙海老兵，是兵团精神的典型代表。他们曾徒步穿越“死亡之海”塔克拉玛干沙漠解放和田，之后铸剑为犁扎根大漠，用一生践行屯垦戍边的誓言。

走进老兵精神展示馆，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。展柜里，一件缝满补丁的军大衣静静陈列，布料早已褪色，层层叠叠的补丁脚脚细密。这是老兵王德明的遗物，他穿了几十年，舍不得扔。每一块补丁，都是艰苦岁月的印记。墙上的老照片里，年轻的战士们身着单薄军装，眼神坚定地望向远方——那是1949年冬，他们正准备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军和田。

1949年12月，寒风呼啸。第一野战军第二军五师十五团的1800余名官兵接到紧急军令，要在最短时间内解放和田。摆在他们面前的有3条路线，唯有横穿沙漠能以最快的速度抵达，也意味着要踏入令人闻之色变的生命禁区。馆内的屏幕上，清晰显示着当年的行军路线，790公里、18个日夜的沙漠跋涉，每一步都写满艰辛。

我在一页泛黄的行军日记前驻足。字迹模糊，却能辨认出“水尽、粮绝、风大”的字样。日记的主人，是当年的排长李明。这位抗战老兵患有严重胃病，却始终走在队伍前列。黑风暴来袭时，他站在队前指挥，最终倒在沙丘上，再也没有醒来。

18个日夜，官兵们用双脚丈量沙漠，用生命守护使命。当红旗插上和田城头，这支队伍创造了人民解放军进军史上的奇迹。随后，王震将军电令“十五团驻和田万不能调”。官兵们奉命就地转业，铸剑为犁。经过整编和调转，十五团留下300多位老兵，后演变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四十七团。他们挖地窝子居住，用简陋工具开荒，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，将人迹罕至的荒原开垦成片片绿洲。

展示馆旁，有一处仿照老兵们曾经居住的地窝子而建的模型。低矮的土坯房，一半埋在地下，一半露在地面，门口的坎土曼（当地一种农具）锈迹斑斑。我弯腰走进地窝子，里面狭小逼仄，只能容下几个人。当年老兵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放下钢枪，拿起坎土曼，让沙漠变绿洲，让荒原变粮仓。

探访老兵镇，我听到太多感人至深的故事。张远发嫌连队发的坎土曼太小，自己打了一把3.5公斤重的，一人开荒顶两人，被称为“坎土曼大王”；王传德放下机枪，当起兽医，背着药箱步行几十里为牲畜治病，被马踢伤胸口，仍坚持到母马产驹；李炳清守着水库大坝，一干就是几十年，从未向组织提过要求……他们把根扎在大漠，把心交给边疆，“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子孙”成了他们一生的誓言。

在老兵镇，我看到成片的田地和果园。老兵的后代夏天说，这些土地，是当年老兵们一坎土曼一坎土曼开垦出来的。她从小听着外公的故事长大，2018年成为老兵精神展示馆讲解员，把老兵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，“外公常说，我们是兵团人，守着边疆，就是守着国家。”

夕阳西下，余晖洒在沙丘上，也洒在老兵镇的街道上。树木抽芽，楼房林立，孩子们在广场上嬉戏，老人坐在树下聊天，一派祥和安宁。这份安宁，是沙海老兵用一生换来的。他们从未远去，“扎根新疆、热爱新疆、屯垦戍边”的老兵精神，早已融入这片土地，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。

## 红色记忆

走进山东省乳山市胶东育儿所教育基地纪念馆展厅，放轻脚步，似乎就能听到婴儿嘤嘤的啼哭和乳娘轻柔的呢喃。泛黄的照片有些模糊，手写的名册字迹斑驳，粗布襁褓仿佛还带着岁月的余温……一件件旧物都在守护着同一段时光，散发着胶东乳娘的无疆大爱，唤起我们心中深深的敬意。

“1941年，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。”讲解员的声音在展厅缓缓响起，“在胶东抗日根据地，八路军主力和党政机关为应对日军日益残酷的‘扫荡’，不得不频繁转移。随军子女特别是那些尚在襁褓中的婴儿，成了抗日将士们无法割舍的牵挂。”跟随动情的讲述，我们走入那段烽火岁月。

危难之际，胶东区妇救会根据中共胶东区委指示，于1941年11月筹建胶东医院育儿所。这个特殊的托幼机构后来改称胶东育儿所，曾在战火中辗转转移至乳山崖子镇东凤凰崖村、田家村等地，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，担负起抚育革命后代的重任。

面对日军的不断“扫荡”，集中养育孩子既不现实也不安全。这些革命后代便被分散安置在周边村庄，托付给当地正处于哺乳期的妇女——她们被称为“乳娘”。泛黄的档案里记录了

着这样一段泣血的历史：1223名八路军后代和烈士遗孤全部存活，而300多位乳娘中有186人在战火中失去亲生骨肉。

乳娘姜明真是其中的突出代表。当她接过八路军后代福星时，这个刚满月的孩子瘦弱不堪。看着怀中幼小的生命，姜明真毅然给自己8个月大的儿子连生断了奶。在一次日军“扫荡”中，她拖着干粮袋，抱着福星，臂弯里夹着连生，随村民逃往山坳，躲在一个阴冷的山洞里。担心孩子的哭声会招来敌人，她不敢把两个孩子放在一起，慌乱之中，只能把连生藏进另一个狭小潮湿的石洞。她刚返回安顿福星的山洞，日军的轰炸就开始了。爆炸声震耳欲聋，抱着福星想着连生，姜明真的心揪成一团。待日军撤走，她发疯似地扒开藏匿连生的洞口，看见连生的身上沾满泥土和血污。几天后，连生不幸夭折……姜明真先后收养过4个八路军子女，没有一个伤亡，而她自己的6个孩子，有4个因战乱和疏于照料夭折。

乳娘王葵敏的故事同样感人至深。因抚养的乳儿政文体弱多病，王葵敏日夜操劳，常常抱着政文步行七八里山路求医问药。家里穷得没钱抓药，她用仅有的小米换取药材。小政文体逐渐增加，王葵敏却瘦了10多斤。别人问她为何对这个孩子如此尽心，这位质朴的农妇说：“俺的孩子没了还可以再生。八路军的孩子没了，

就真没了。”

“这些乳娘大多出身贫寒，不识字，说不出什么大道理。”讲解员的声音低沉下来，“她们甚至不知道所哺育乳儿的父母是谁，只知道乳儿都是‘八路军的后代’。在日常看护中悉心照料，在艰难困苦时倾其所有，在生死关头舍身相护，乳娘们以最朴实的方式践行着‘人在孩子在’的诺言。”

驻足一块块展板前，我们读到一个个动人的故事。为救治患严重贫血的乳儿，矫月志连续五六天输血给乳儿，育儿所给她补身体的几个鸡蛋，她也全部喂给乳儿；在日军“扫荡”中，为了尽快躲藏，肖国英不得不将亲生女儿藏在草窠子里，自己抱着乳儿逃上山，女儿因受惊吓哭喊落下终身哮喘；李秀珍在敌机轰炸时毫不犹豫扑在乳儿身上，自己身受重伤；因被汉奸告发收养八路军后代，为保全乳儿，宫玉英被迫交出

自己的亲生骨肉……“因为战争年代资料缺失以及当年的保密要求，还有一些乳娘连名字都没有留下。”讲解员有些哽咽，“时光流转，当年的乳儿早已鬓发雪白。但岁月带不走铭记，乳娘的大爱恩情，始终是她们生命底色中最温暖的一抹光辉。”

当年的乳儿徐永斌曾动情地回忆：“乳娘对我们这些孩子，真是‘人在孩子在’。她们常说，孩子的爹妈在前线打鬼子流的是血，我们喂孩子几口奶算得了什么。”

# 比金子更宝贵的东西

■向贤彪

众的力量，劳苦大众也从他们身上了解了共产党，坚定了跟党闹革命的决心。1927年10月，中共巴东县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。

1928年3月，张华甫、黄大鹏等率领300余人，兵分三路突袭县衙、邮政局，处决双手沾满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鲜血的高元藩等7名县吏和反动武装头目，成立了鄂西第一个县级人民政府——巴东县人民委员会。

巴东武装暴动的胜利，打响了巴东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，拉开了创建巴（东）（秭）归兴（山）根据地武装斗争的序幕。中国工农革命军鄂西游击大队随即成立，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十九师，下辖4个连。

巴归兴革命斗争的开展，引起湘鄂西前委的高度重视。1929年春，贺龙主持召开湘鄂西前委会议，决定回师鄂西。同年5月，贺龙率领红四军由长阳枝柘坪，经过巴东石门台、朱家台、连天坡，一路开展打土豪斗争。12月，贺龙在巴东金果坪居住数日，广泛发动群众，指导开展建立区、乡苏维埃政府。

1931年，反动团防曾德圣、唐贵登部盘踞石板水村花园包，与当地土匪勾结，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屠杀，成为巴东县江南地区的一支顽敌。贺龙决定拔掉这颗“钉子”。他率将士千余人，于3月11日分别从汪家包和黄仙坑发起进攻，对花园包形成围歼之势。此时，打入敌人内部的赤卫队员陈海明，乘机引爆敌人弹

药库，敌碉堡被炸为废墟。红军乘势发起冲锋，彻底摧毁这股反动势力。次日，祝捷大会在金果坪乡桃李溪村枫树坪召开，贺龙检阅红军。

贺龙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。他指挥的金果坪战斗影响深远，直到多年后，当地群众还深情地回忆贺龙骑着枣红马指挥战斗的情景，把他领导的部队称为“神兵”。贺龙对巴东的革命斗争付出大量心血，多次指导巴归兴县委负责人如何发动群众、开展武装斗争。他极为欣赏黄大鹏的指挥才能，任命黄大鹏为红三军教导第二师师长。

1957年初，巴东县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：在金子山建一座革命烈士纪念馆。巴东县许多干部群众主动参加义务劳动，为修建纪念碑平整场地、挑土抬石。

从当年加入少先队、参军入伍，到后来每一次回家探亲，我都会怀着崇敬的心情徒步登上金子山，拜谒革命烈士纪念碑和随后修建的革命烈士陵园。山风清冽，当靠近每一个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，我不禁屏住呼吸，回想烈士生前的荣光。

黄大鹏，巴东人民的优秀儿子。在多次对敌作战中，他身先士卒，冲锋在前。1931年12月上旬，黄大鹏坚决执行贺龙关于打击巴东反动团防的指示，决定攻打二淌堰的团防和敌军。战斗进行中，他冲到前沿阵地，在开展政治宣传对敌喊话时不幸中弹牺牲，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。

带着这份跨越血缘关系的情感，回来寻亲的乳儿种下一片郁郁葱葱的“敬母林”。这片林子不仅寄托着乳儿对乳娘的深深感恩，更是乳娘精神在这片热土生根发芽、蔚然成荫的象征。

如今，这赤诚的红色记忆，带着胶东大地的呼吸与脉动，汇聚成照亮人心的精神火炬。2019年，舞剧《乳娘》在国家大剧院上演，随后进行全国巡演，令无数观众热泪盈眶。2021年，话剧《乳娘》首演，纪录电影《战争中的母亲——胶东乳娘》首映，震撼了千万观众的心灵。与此同时，相关图书、绘画等文学艺术作品不断涌现，共同奏响颂扬胶东乳娘的深情乐章。

还岁月以温度，赋生命以鲜活，予沧桑以色彩。从教育基地的纪念馆到育儿所旧址，一位位参观者无不被乳娘精神所感染。“乳娘虽未冲锋陷阵，却以另一种方式守护了我们民族的根脉”“她们用乳汁哺育革命后代，用生命诠释母爱伟大”……看着参观者的真情留言，我们也写下对乳娘精神的礼赞：“莫欺我中华无肝胆，母亲膝下百万兵。”

返程途中，大乳山再一次映入眼帘，山峰圆润饱满，宛若大地母亲袒露的乳房。初见时，我们只是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此刻凝望，山峦间却浮现无数乳娘怀抱乳儿的身影。她们与这座山融为一体，化作了山的精魂。山在，她们就在。

## 战袍

■刘九流

一件羊皮袄  
静静地陈列于展柜中  
没有光泽  
旧时光凝结在羊毛上  
它破败不堪  
仿佛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撕扯  
它的温暖仍在  
伤口仍在复述

这是一件战袍  
它的来历有点特殊  
小红星讲解员一遍又一遍  
把故事深情讲述  
游客们从惊讶到心底涌起波澜  
久久凝视

它曾抵御风寒  
身上的尘屑  
是不曾抖落掉的枪炮轰鸣声  
一名战士  
风尘仆仆，从战场归来  
活着，就是对战袍最好的诠释

从一件战利品到获奖  
这是一名战士出生入死的勋章  
而战袍，始终抱紧自己  
咬紧牙关  
不失战士属性  
仍在封赠漏风漏雨的夜晚  
一件战袍，并不沉陷过往  
而是敞开心扉，向世人诉说  
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

## 界碑旁的脚步

■李念臣

风掠过戈壁的胸膛  
卷起沙砾，拍打着肩章  
我们是民兵  
将脚步钉在边境线上

靴底磨亮界碑旁的碎石  
目光，丈量每一寸苍苍  
左手牵着连队的炊烟  
右手托起边关的月亮

迎路旁的芨芨草  
记得我们踏过的晨露  
远处雪山沉默伫立  
如父辈当年垦荒的模样

没有硝烟，也没有勋章  
只有风，传颂忠诚的诗行  
我们守着界碑  
就守着家的方向

## 针线包

■刘建伟

周末整理衣柜，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绿色的粗布针线包。当年的军营生活场景不禁浮现眼前。

1996年入伍时，部队发给我们新兵每人一个针线包。粗布折叠成的一个方形小包里，有几根棉线、几枚钢针和几个备用纽扣。班长说：“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，要好好保管、好好使用。”

衣服、裤子磨破了，都是我们一针一线缝好的。拿枪的手，干起针线活，不免有些笨拙，针尖经常扎到手。

新兵最怕拆洗被子。先将被面拆下，洗净晒干之后，缝被子就成了主要工作。宿舍里，我们围坐一圈，手里拿着针线不知该从哪里开始。这时，班长走过来，轻轻抚平我的被面，然后接过我手中的针，边缝边耐心地讲解：“先把4个角固定好，针从被角穿过去，线要拉得均匀一些，针脚要密一些，这样棉花才不会散开。沿着被面的纹路走线，不能生硬地拉扯，否则会起皱，盖着也不舒服。”班长手上的茧很厚，缝被子却很熟练，一句句叮嘱让我们掌握了要领，也温暖了我们的心田。

针线穿过布料，战友间小声地交流：“你的针脚比我的整齐”“你帮我看看这个角有没有歪”……缝好最后一针打个结，再把被子叠成“豆腐块”，我们觉得像打了一场胜仗。

班长的针线包最旧，布面已经发白。我记住了他的一句话：“军人不仅要冲锋陷阵，也要能够冷静地处理各种情况。”线牵着手，也牵着我们从青涩走向成熟。一针一线之间，我们学会了耐心、懂得了责任。

针线包装着我的青春，也装着我对军营的感念。



春风里（中国画）